

作者：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：2021年12月11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父子對峙

這個孩子只有十一歲，說起話來十分老成，內容有條有理、語氣充滿自信。問他怎麼學到如此對答如流，他說：「是打遊戲機學來的。」

我不知道哪個遊戲會教人這樣說話，只看到孩子的父親唉聲嘆氣，對兒子數落一頓後，他說：「我完全沒有辦法，怎樣也教不來，我說一句，他說十句，簡直是『頂心柱』，真累！」

母親在旁不斷打氣：「慢慢來，你不要老是動氣，孩子已經有進步，我們要向前看！」

很快就發現，孩子對父親十分抗拒，他說：「他只會罵人，我做不是、不做也不是，老是說我錯！他一說話，我就閉氣，他的話我其實一點也沒有聽到！」

我們正在量度孩子對父母交談的生理反應，發覺他真的是不停地閉氣，讓自己抽離。即使如此，他面對父母交談時，心率仍然飆升到每分鐘一百五十多下，手汗也直冒，表示他也控制不了身體的自然激動。

孩子的問題是脾氣暴戾和打人，自幼就是不停闖禍。他在六歲前，都是跟着父親和祖母生活。父親是搭棚師傅，搭棚是香港建築特色，也是十分危險的工作，他說：「人架在半空，電話就響個不停，又是老師來投訴。每次見家長，都是我挨罵，都怪我教得不好！」

父親帶孩子是滿肚子苦水，又說：「一次孩子與同學打架，把同學的下體踢到出血。我嚇得要命，趕快買個水果籃帶同孩子去醫院道歉，結果連水果籃都被對方家長丟出門口。」

孩子闖禍，都怪父親教子無方。父親受盡委屈，回家就不停打罵孩子，造成父子對立。父親愈教，孩子愈反抗，孩子忿恨之餘，更是設法報復。如果說孩子是從打遊戲機學到話不饒人，不如說是長年與父親對峙磨練而成。

遠在大陸的母親終於成功申請來港團聚，她也看得出父子矛盾的所在。但是問題已經根深蒂固，母親在其中周旋也起不了作用。其實他們還有一個七歲的兒子，夾在父兄那一股強烈的互相譴責中，他老是屏住聲息；但是不停舉手，說要上洗手間。撒了好幾次尿，還留下一窩大便，我們相信這也是過度焦慮的一種生理反應。

父子之爭，往往都是形勢所造成，也以各種形式出現。

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，建築工業衰退，父親的搭棚工作也大受打擊。一家人只好搬入奶奶家中，奶奶還有其他子女同住，一間小屋子塞着八個人，碰碰撞撞，父親更是寸步難行。多年來，備受責備的父親，已經習慣性地一看到兒子就要教，孩子也對他積聚了一肚子的怨恨，現在關在一個小小空間，更是一觸即發。

這是草根家庭的悲哀。父親努力建立家庭，卻總是不得其法。他苦口婆心地教兒子：「我的責任是在外賺錢，媽媽的責任是理家，你們的責任是好好讀書……」

兒子卻說：「我的父母，個性完全不同，一個暴戾，一個軟弱。我們四個人，各自做自己的事，全無共通之處。有時真懷疑他們怎麼生得出我們，一定是由哪裡把我們拾回來的！」

他又說：「其實我像父親，我也暴戾；弟弟像母親，也軟弱。」

孩子說得興起，一口氣告訴我們他在外面怎樣鋤強扶弱。尤其對於無理打壓自己人，一定不會妥協，絕對不能認輸。

我們對他說：「你說來說去，好像都在針對你的父親！」

他毫不猶豫地回答：「是的！我恨他。」

我們問他：「那麼你理想的家庭是怎樣的？要怎樣才可以和解？」

他倒是斬釘截鐵地說：「我希望他會來哄我，會跟我玩遊戲機！」

父親苦惱地說：「我也有嘗試陪他打遊戲機，但是一點也學不會。而且放工回家已經夠累，那有精力去陪他！」

父親又說，他與自己父親關係良好，無法理解兒子為何這樣難搞。

兒子立即回應：「你們那一代都是在鄉下種田，現在是親子時代，媽媽的方法還可以，你就必須要改變！」

孩子舌劍唇槍，父親全無招架。

在父親眼裡，兒子是個無可救藥的頑童，所以不停教他人人生大道理，叫他守行為。孩子雖然行為偏差，卻心智成熟，對父親的一舉一動，絕對不服氣。長期的對峙，兩人都牢牢地被網綁在對方的情緒反應中，欲罷不能。備受指責的父親，眼睛總是盯着孩子，不停吩咐他：坐好些！把衣服穿好！好好聽老師說話！然後向我們解釋：「你們看，他就是這樣反叛，不像弟弟聽話！」

弟弟立即舉手，又要去上洗手間。

大部分人都叫父親教孩子，我們卻請他換個位置，讓他看不到孩子，避免不停教導。因為孩子是不堪教的，如此近距離地盯着，簡直是邀請孩子與你對抗的方程式。

父親換了一個座位，仍然忍不住不停轉身面向孩子。孩子不停呼叫：「我快要瘋了！」怪不得他要閉氣，起碼可以抽離。

父子之爭，就是這樣潛而默化地演變而成。表面上是互相拒絕，情緒上卻是難以分割。父親並非不想親子，他的親子方式就是不停教子；孩子渴望父愛，得不到時就不停對抗，兩人同樣執着。

父親老說沒有辦法，其實辦法是有的，首先就要放下這種無效的模式，才有機會發展新的父子情。